

中国 好故事

用优美的故事传播伟大的思想

The Story
of China

王伟主编

九大故事名刊主编
联袂推荐

- 马亚平 《上海故事》主编
毛晓青 《山海经》主编
陈少龙 《中国故事》主编
吴军辉 《百花·悬念》主编
邱牧 《今古传奇·故事版》主编
芦芙荭 《百家故事》主编
张道文 《中华传奇》主编
汪梅田 《故事林》主编
金伟 《古今故事报》主编

爱情密码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 好故事

The Story
of China

王伟主编



爱情密码

岳勇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密码/岳勇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12

（中国好故事）

ISBN 978-7-5008-5393-0

I.①爱… II.①岳… III.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4012号

爱情密码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郝宏丽 杨博惠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62379038（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楠海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7.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讲好中国的故事

故事是什么？它是一种文学载体。它来自民间，是最“下里巴人”的艺术。正因如此，它就具有天生的泥土芬芳，深受百姓喜爱。故事产生于远古时代，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诞生，记载了人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酸甜苦辣，见证了人类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如此。一部《天方夜谭》吹开了多少人心头的情结。故事就像音乐，不受地域风俗的限制，它可以跨越国界，沟通人们的心灵。故事是历史的“活化石”，它就像是银杏似的，虽经历千秋万代的风风雨雨却愈发繁荣。

著名的“鬼才”戏剧家魏明伦说：“故事是戏剧之本。”一点儿不错。但凡文学艺术，离开了故事性，就十分乏味。现在许多国内的电影电视，虽然轰轰烈烈，画面优美，可是往往因为没有故事，让观众看后大呼上当。而好莱坞之所以生命之树长青，就是因为他们深得“故事是戏剧之本”的真谛。

故事基本上是“口头文学”。一篇故事产生后，就迅速在社会上传诵。故事给人们艺术的享受，教人们如何欣赏真、善、美，如何辨别假、恶、丑。

进入信息时代后，故事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更加显示出勃勃生机。现在，几乎各省的电视台都开辟了讲故事的栏目。就连比较枯燥的法制类新闻，也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去年的全国第二届道德模范人物宣讲活动，也是采用了讲故事的形式，受到从上到下的普遍欢迎。

我们听故事、看故事，不仅放松了身心，获得了精神享受，而且提高了写作水平，学到了知识、常识，从中真是获益匪浅。几年前，一个西安的高考学生，因为课外经常看故事，牢牢记住了《故事会》杂志发表的一篇《弯弯的月亮》，而高考的作文题目与这个故事内容相似，于是乎，他一挥而就，写出了《豆角月亮》，获得了作文满分。

这套故事丛书，就是从全国的精品故事中筛选出来的，可以说是篇篇珠玉，风采各异，美不胜收。我可以这样说：只要你看一看，读一读，就一定开卷有益。

故事让我们受益，这不是空话，也不是口号，是真实的感知。愿我们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这也是我们编此书的初衷。是为序。

中国故事委员会副主任 范大宇

目录



· 中国好故事 ·

- 爱情密码 1
小偷姑娘 8
聘请来的家长 15
“三剑客”与小乞丐 21
深夜抓贼 25
为爱“投稿” 31
“复制”的大款 38
美女相亲 50
“大款”征婚 57
年关奇案 65
出租车惊魂 73
误入鬼门关 79
请把我装进棺材 85
致命的巧合 93
鬼胎 99
不是老总不留你 108
奇饵 115
老爸不是蒙面大盗 121
搭台与拆台 129
跳楼秀 134
我把他的爱情弄丢了 140
我的学生刘根生 148
男同事的邀请 157
谁动了我的男朋友 164
奇秤 170
爱的谎言 176
套中套 185



5201314

这难道不是一个电话号码

如果不是那
理什么?



爱情密码

上大学时，班上有位名叫果子的仁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一件浆洗得白白净净的长衬衫，长得倒是一表人才，却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看书。喜欢看书本来是一个优点，但喜欢得过了头，就成缺点了。此君稍得空闲，就往学校图书馆跑，即便是在上厕所的路上碰见他，也常见他手里捧着一本砖头一样的书，边走边看。久而久之，书倒是读

了不少，但对书本以外的事物却变得反应迟钝，人也有点呆头呆脑的了，所以同窗们便随口送了他一个外号，叫书呆子。

念到大二时，同寝室的其他七位仁兄都出双人对，有了自己可心的安琪儿，唯独果子这个书呆子仍然孑然一身、独来独往。室友老狼号称爱情杀手鬼见愁，见他这样实在于心不忍，便声言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以结束他孤苦伶仃的独身生涯。果子闻言，急忙从书本中抬起头来：“多谢老狼兄一片好意，其实小弟早已有有了意中人，不劳诸位哥哥费心了。”众人一怔，忙问是何许人也，果子晃晃手中的书，吟道：“书中自有颜如玉。”众人为之气结。

转眼到了大三。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果子正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一边翻阅着一本莎士比亚的著作，一边全神贯注地做着读书笔记。忽然，一只玉笋般的手指从桌子对面伸过来，在他书上轻轻点了一下，接着一个柔声软语的声音说：“同学，借你的笔抄个地址好吗？”

果子一怔，抬起头来，只见对面坐着一位女生，白裙长发，眼眸深邃，面似桃花，宛如一位从唐诗宋词中走出的女子，婉约、古典、妩媚、纯情，正双眸含笑、一脸期待地望着果子。果子不由得眼睛一亮，宛如有一只无形的手，出其不意地拨动了 he 心底最深处的那根琴弦，使他有一种心神荡漾的感觉。一时之间，竟然呆在了那里。

女孩嫣然一笑，又对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果子这才如梦方醒，急忙红着脸把自己的钢笔递过去。女孩用完笔，将笔还给他，说了声谢谢，然后起身，飘然而去。看着她裙裾飘扬的背影，果子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第二天，果子再去图书馆时，就有些心不在焉了，手里捧着一本书，心却似乎被什么东西牵扯着，总是平静不下来。直到昨天找他借笔的那位白裙女孩飘然而至，朝他点头微笑打过招呼，又在他对面的位子上坐下来，他才豁然明白自己牵挂的是什么。

往后的日子，果子去图书馆的目的就似乎不那么单纯了，出发之前总是将自己的头发梳了又梳、皮鞋擦了又擦，仿佛是要去赴一个千年的约会。偶尔一次，那白裙女孩没来，他对面的位子空着，那一天，他的心也似乎是空着的。

渐渐地，他打听到，那女孩叫曹雪，家住离校不远的东云街，计算机系的，比他高一届，按辈分他还得叫她一声师姐呢。同时他也打听到，曹雪是计算机系的系花，追她的男孩可以从图书馆一直排到学校门口，如果再加上他一个，那队伍就要延伸到校外去了。

他感觉到问题有些棘手。他曾仔细研读过《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但眼前的局面却让他无计可施。他读过不少书，但却没有一本书告诉他该怎样去追女孩子。焦急不安中，他忽然想起了老狼，这个号称爱情杀手鬼见愁的家伙此时派上了用场。

果子花费了一篇文章的稿费，把老狼请到了大排档，三碟小菜两瓶啤酒，老狼明白这书呆子的处境之后，哈哈大笑三声，说了11个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见书呆子如听天书，便让其附耳上前，低声道：“既然她曾找你借笔一用，那你何不……”老狼如此这般暗授机宜，书呆子听得连连点头，喜上眉梢。

第二天晚饭后，果子照例来到图书馆，手里捧着一本

书，目光却不安地四处游走着。大约一刻钟后，曹雪准时到来，在书架上抽了一本书，依旧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依旧朝他嫣然一笑，“嗨”了一声，然后便埋下头去认真读书；修长的睫毛有节奏地闪动着，细细的刘海垂在前额正中，秀眉像远山一样……果子怔怔地看着，竟然看得有些痴了。

曹雪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目光，抬起头朝他淡然一笑，问：“有事吗？”果子脸一红，慌忙收回目光，摇着头说：“没，没事……哦，不，有，有点事……我的钢笔没水了，借你的笔用一下好吗？”

“没问题。”曹雪很爽快地将手中那支精美的钢笔递给了他。果子接过笔刚写了几个字，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一下，急忙将钢笔夹在笔记本里，拿着笔记本出去接电话了。曹雪抬头看了他一下，想说什么，却忍住了。果子出去之后，便没再回来，而且第二天也没有去看书。

直到第三天，他才再次走进图书馆。当曹雪照例在他对面坐下来时，他急忙拿出那支钢笔还给她，一脸歉意地说：“不好意思，那天有位朋友找我有急事，忘了还你钢笔。”曹雪朝他莞尔一笑，露出了一排雪白闪亮的贝齿：“没关系。”

果子不好意思地说：“为了表示歉意，等下我请你吃宵夜好吗？”曹雪犹豫一下，说：“你只不过用了一下我的钢笔，这样不太好吧？”果子忙说：“没关系，我有篇小说发表了，今天刚好收到了稿费，算我请客好了。”

曹雪不由得多看了他一眼，“呀，你还会写文章？”果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书看多了，便也试着涂鸦了几篇，不想还真发表了。”“哟，看不出来你还是我们学校的大才子呢。”曹雪笑了，“那好，今晚就撮你一顿吧。”



就这样，两人的关系似乎一下就拉近了许多。第二天在图书馆见面时，除了相互打招呼外，还轻轻地聊了几句。以后，他俩便常在图书馆见面、聊天，聊校园里的事，也聊校园外的事；聊书本上的事，也聊生活中的事。有时候聊得太投机了，声音不由自主地大起来，遭到了管理员的制止，他俩便相互扮个鬼脸，然后安静下来；或者干脆坐到外面的走廊上继续刚才的话题。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密切了。果子觉得是该自己有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那张隔在两人之间的窗户纸总不能叫人家一个害羞的女孩子来点破吧。这天晚上，他熬了一个通宵，将自己心里积蓄已久的想要对曹雪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写了下来，汇成了一封文采飞扬、感人至深的情书，并且赶在第二天图书馆关门曹雪即将起身离去的那一刹那，将这封滚烫的情书塞到了她手中。待曹雪明白过来时，他却像个贼一样，红着脸快速地溜了出去。当然，我们不难想象，这位书呆子兄弟这天晚上是如何在寝室的铁架床上翻来覆去地“烙”煎饼、难以入睡的。

第二天晚饭后，果子坐在图书馆里，坐在曹雪对面，头垂得低低的，脸红得发烫，心怦怦直跳，面对着书本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就像一个正在等待法官最后宣判的囚犯。但是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图书馆关门，曹雪自始至终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也没用任何方式向他传递半点儿信息。当果子怀着失落的心情拿着读书笔记本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时，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笔记本里不知何时竟然夹了一张纸条。他的心不由得“怦”的一下，差点儿从胸腔里跳了出来。

他用颤抖的手指轻轻展开那张纸条，发现上面用娟秀的

笔迹写着七个阿拉伯数字。是电话号码！一定是她家里的电话号码！他激动地吻着这张纸条，噤噤地爬到教学大楼的顶上，面对着天空，面对着星星和月亮，忍不住兴奋地大叫了起来。人家都已将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了，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个晚上，他又度过了一个甜蜜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是星期六，他怀着既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公共电话机上按响了那个号码。今晚八点，零点乐队在市体育馆内举行专场演唱会，他知道曹雪是零点乐队的超级拥趸，所以一大早就赶去排队买了两张票……但电话机里却传来一句冰冷的话，一下就将他心头燃起的火焰浇灭了：“对不起，您拨的号码是空号。”他以为自己拨错了，重拨一遍，仍是如此。他不相信，再拨一次，还是空号。空号？怎么会是空号？仿佛有一盆冰水从头上浇下，把他浑身都凉了个透。他握着电话呆在了那里：曹雪给他的号码怎么会是空号呢？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人家想拒绝你，可又怕当面拒绝会伤你自尊，所以给你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号码，委婉地告诉你，她不希望与你再有来往，让你知难而退。”果子请教老狼时，老狼以过来人的身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曹雪的真正用意。果子听了，倒退三步，脸色发白，大叫一声，当即倒在床上。随后大病了一场……

一个星期之后，果子大病方愈，但心中的伤口却难以愈合。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去学校图书馆看书，而是每天踩自行车去离学校两里之遥的公共图书馆借书看。而他笔下的文章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忧伤……

半年之后，曹雪毕业离校，果子悄悄地去送了她。回来的晚上，将他与曹雪的爱情故事写成了一篇优美而又忧伤的文



章，不久后便在大学生报上发表了出来。老狼在报纸上读过这篇文章之后，忽然想起了什么，问果子曹雪到底给了他一个什么号码。果子便从日记本中翻出那张纸条拿给他看。

老狼一看，不由得惊呆了，大声叫道：“书呆子，书呆子，你真是个书呆子！”他指着纸条上的七个数字说，“这并不是一个电话号码呀！”

“不是电话号码？”果子一怔，完全不明白老狼的意思。

5201314，这难道不是一个电话号码？如果这不是电话号码，那又是什么号码呢？

老狼喊道：“我爱你一生一世。你这个书呆子。”

小偷 姑娘

那年正月的一天，我和同事文博一同踏上了远去广州的早班列车。

上火车时，我们发现在车厢的尽头，盘腿坐着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盲人老乞丐。他跟前放着一只讨钱用的破碗，我们经过并往里面放下两张零钱时，发现这只破碗里已经有乘客扔了好些零零整整的钱。

坐定之后，才发现在我们



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穿着一条深色牛仔裤和一双白色高跟鞋，长发披肩，显得挺拔飘逸、标致动人。看见我这个陌生人在善意地打量着她，她便落落大方地朝我微微一笑，晶莹洁白的牙齿在她那张玫瑰般鲜红动人的嘴唇里若隐若现。

傍晚时分，车厢里忽然变得有些寒冷了起来。一些眯着眼垂着头昏昏欲睡的乘客都被冻醒了，纷纷打开行李拿出衣服往身上加。这时，那个坐在湿漉漉、冷冰冰的地板上的盲人老乞丐已经冻得双手紧紧抱成一团蜷缩在那里，浑身直打哆嗦。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姑娘见状，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过去扶起他说：“大爷，天这么冷，坐在地板上会着凉的，来，我把座位让给您坐吧。”

那盲人老大爷听她说得这样善意而诚恳，也就不推辞了，把那些讨来的钱清了清，小心地揣在了衣袋里。然后，就被那姑娘搀着，颤颤巍巍地坐到了她的座位上。

安顿好了这位盲人老大爷，那姑娘便靠着座位静静地站在了盲人老大爷身旁的走廊里。

车厢里立刻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我和乘客们都忍不住由衷地向这位美丽而善良的姑娘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火车轰隆隆地向南奔驰着，窗外黑茫茫一片，偶尔有一两道灯光闪进视野里，然后又急速地闪过去……

深夜时分，喧闹、嘈杂的车厢里渐渐安静了下来。颠簸了一整天的乘客们抵挡不住一阵一阵袭来的睡意，都把头靠在座位的靠背上合着眼睛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坐在我对面的那位盲人老大爷也似乎睡着了，还发出了微微的鼾声。同伴文博也把我的肩膀当枕头靠着睡得沉沉的，我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进入

了美妙的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我忽然感到膀胱肌一阵胀痛，美梦顿时醒了，我知道我要上厕所了。然而，就在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间，我忽然看见了一件令我十分震惊也十分愤怒的事——一直靠着盲人老大爷的座位站着的那位刚才曾主动让座的姑娘的一只手正悄悄地伸向那位盲人老大爷的那只装钱的口袋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小偷！”我忙大叫了一声，同时呼地站起来，一把抓住了她那只还没来得及抽出来的手。

我的大喝声在安静的车厢里听来，无异于一声响雷，一下子把满车乘客都惊醒了。大家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愤怒和鄙夷的目光便像利箭一样朝这位小偷姑娘射了过去，似乎要射穿她一般。

“啊，长得那么漂亮，原来是个小偷！”

“连盲人讨来的钱也要偷，真是太没良心了！”

……

“不、不，我不是……”那位小偷姑娘一见自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由得慌了神，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一边使劲地想挣脱我的手，一边慌忙摇着头连声辩白道，“不不，我不是小偷……”

我非但没有放开她的手，反而把她抓得更紧了，盯着她声色俱厉地说：“你不是小偷？我亲眼目睹、当场抓获，难道还会有假？你偷了这位老大爷多少钱，还是老老实实自动交出来吧！”

“是呀，你偷了他多少钱，快交出来吧。要不然乘警来了，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周围的乘客也都附和着我的



话，群起而攻之。

“我、我真的没偷他的钱！真的没偷！”那姑娘又惊又怕，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红着眼圈几乎要哭了，“我不是小偷！我不是……”

见她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不由得更加愤恨了，对那盲人说：“大爷，您快数数您到底被偷了多少钱，我们大伙叫她赔您。”

那位盲人老大爷一听，忙点头说：“好，我来数数。”他赶紧把口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这是我这个月讨到的钱，总共是一百七十二块三毛。我现在就来数数看……”

坐在我身边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同伴文博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被我当场抓住的那位小偷姑娘，想了想，忽然站起身对那盲人说：“大爷，您不方便，还是我来帮您数吧。”

他接过盲人递来的一大捧零零整整的钱，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乘客，又看了看我，最后深深地看了那位面红耳赤的小偷姑娘一眼，低下头去，摊开那些钱，一张一张仔细数了起来。

我和那位小偷姑娘以及周围的乘客都不由得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下一下地数着。

一元……五元……五十元……一百七十二元三角……二百二十二元三角……

原本是一百七十二元三角，现在竟数出了二百二十二元三角。谁也没料到这些钱非但没有少一分，反而还多出了整整50元。

文博以为自己数错了，忙又重数了一遍，结果仍是二百二十二元三角。

我愣住了。全车厢的乘客都愣住了。